

# 大清相国

Premier of Qing Dynasty



## 王跃文

作品 典藏版

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uewen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IS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# 王跃文作品

- ◎康熙一朝五十年政坛不倒翁
- ◎“等·稳·忍·狠·隐”的心机与韬略

# 大清相国

王跃文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相国/王跃文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404-5602-3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1613 号



## 大清相国

王跃文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970mm×680mm 1/16

印张: 30.5

字数: 480,000

印数: 1—2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602-3

定价: 38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顺治十四年秋月，太原城里比平常热闹。丁酉乡试刚过，读书人多没回家，守在城里眼巴巴儿等着发榜。圣贤书统统抛却脑后了，好好儿自在几日。歌楼，酒肆，茶坊，尽是读书人，仙裾羽扇，风流倜傥。要么就去拜晋祠、登龙山，寻僧访道，诗酒唱和，好不快活。

文庙正门外往东半里地儿，有家青云客栈，里头住着位读书人，唤作陈敬，山西泽州人氏，年方二十。只有他很少出门，喜欢待在客栈后庭，终日读书抚琴，自个儿消闲。他那把仲尼琴是终日不离手的。后庭有棵古槐，树高干云。每日清晨，家佣大顺不管别的，先抱出仲尼琴，放在古槐下的石桌上。陈敬却已梳洗停当，正在庭中朗声读书。掌柜的起得早，他先是听得陈敬读书，过会就听到琴声了。他好生好奇，别人出了秋闱，好比驴子卸了磨，早四处打滚去了。那外头喝酒的、斗鸡的、逛窑子的，哪里少得了读书人！只有这位陈公子，天天待在客栈，不是子曰诗云，就是高山流水。

大顺不过十三岁，毕竟玩性大。每日吃过早饭，见少爷开始读书抚琴，就溜出去闲逛。他总好往人多的地方凑，哪里斗鸡，哪里说书，哪里吵架，他都要钻进去看看。玩着玩着就忘了时光，突然想着天不早了，才飞跑着回客栈去。大顺见少爷并没有生气的意思，就把听到的见到的都说来听。

这日大顺出门没多久，飞快地跑了回来，顾不得规矩，高声叫喊道：“少爷，中了中了，您中了。”

陈敬琴声戛然而止，回头问道：“第几名？”

大顺摸摸脑袋，说：“几名？我没数。”

陈敬忽地站了起来：“没数？肯定就不是第一了！”

大顺说：“少爷，能中举人就了不起了啊，哪能都中第一名！”

陈敬复又坐下，低头良久。他想自己顺治八年应童子试，考入潞安州学，中的可是第一名。那年陈敬才十四岁。他是同父亲一起赴考，父亲却落了榜。他自小是父亲发的蒙，考试起来竟然父不如子。父亲虽觉脸上无光，却总喜欢把这事儿当段佳话同人说起。不几年，陈敬的名字便传遍三晋，士林皆知。

大顺就像自己做错了事，不敢多说，一边儿垂手站着。大顺十岁那年就跟着少爷了，知道少爷不爱多话，也看不出他的脾气。可大顺就是怕他，说话办事甚是小心。陈敬突然起身往外走，也不吩咐半句。大顺连忙把古琴送进客房，出门追上陈敬，低头跟在后面。

文庙外的八字墙上，正是贴榜处，围了好多人，闹哄哄的。榜下站着两位带刀兵丁，面呆眼直，像两尊泥菩萨。陈敬走上前去，听几个落榜士子正发牢骚，说是考官收了银子，酒囊饭袋都中举了，孔庙变成了财神庙。几位读书人撸袖挥拳，嚷着要见考官。陈敬并不认得他们，就顾不得打招呼，只从头到尾寻找自己的名字。他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了，排在第二十八位。抬眼再看看榜首，头名解元名叫朱锡贵，便故意问道：“朱锡贵？我可是久仰他的大名了！”

原来士子们都知道，今年应试的有位朱锡贵，曾把“贵”字上头写成“虫”字，大家背地里都叫他朱锡虫。这个笑话早就在士林中间传开了，谁都不把这姓朱的当回事儿，只道他是陪考来的。哪知他竟然中了解元！正是这时，一位富家公子打马而来，得意洋洋地看了眼皇榜，歪着脑袋环顾左右，然后瞟着陈敬：“在下朱锡贵，忝列乡试头名，谓之解元，得罪各位了！”

陈敬抬头看看，问：“你就是那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朱锡贵？”

不等陈敬再说下去，早有人说活了：“朱锡虫居然是乡试头名解元！咱们山西人好光彩呀！”

陈敬哼哼鼻子，说：“您这条虫可真肥呀！”

朱锡贵似乎并不生气，笑着问道：“您哪位？”

陈敬拱手道：“在下泽州陈敬！”

朱锡贵又是冷笑，说：“陈敬？待在下看看。哈，您可差点儿就名落孙山了，还敢在本解元面前说话呀？”

陈敬忿然道：“朱锡虫，你脸皮可真厚！”

朱锡贵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老子今儿起，朱锡虫变成朱锡龙了！”

陈敬说道：“朱锡虫，你也成了举人，天下就没有读书人了！”

朱锡贵突然面色凶狠起来：“陈敬，你敢侮辱解元？我今日要教你规矩！”

朱锡贵扬起马鞭就要打人。大顺眼疾手快，一把揪住朱锡贵，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。大顺虽说人小，可他动作麻利，朱锡贵又猝不及防，竟摔得哎哟喧天。众士子趁乱解气，都涌向朱锡贵。朱锡贵也是跟了人来的，无奈人多势众，只急得围着人群转圈儿。榜下那两尊泥菩萨登时活了，想上前劝解，却近不了身！大顺机灵，见场面混乱，拉着陈敬慢慢挤了出来。

突然，听得啪的一声，一个香瓜砸在了皇榜上。有这香瓜开了头，石头、土块雨点般砸向皇榜。没多久，皇榜上就见不着一个整字儿了。一个石子弹了回来，正中陈敬肩头。大顺忙拉了陈敬往外走，说：“少爷，我们回去算了，小心砸着脑袋！”陈敬越想越憋气，回了客栈嚷着叫大顺收拾行李，今儿就回家去。大顺说行李可以收拾，要走还是明儿走，还得去雇马车。

陈敬忿恨难填，脑子里老是那几个考官的影子。开考之前，几位考官大人，全是京城来的，坐着敞盖大轿游街，众士子夹道参拜。此乃古制，甚是庄重。有位不读书人晓事，居然上前投帖，被考官喝退。见此光景，读书人都说考官个个铁面，不怕谁去钻营了。哪知到头来是这等分晓？

过了多时，忽听客栈外头人声鼎沸，掌柜的过来说：“如今这读书人不像话了，真不像话了！”陈敬不问究竟，自己跑到街上去看。原来是些读书人抬着孔子圣像游街，那圣像竟然穿着财神爷戏服！“往后我们不拜孔圣人，只拜财神爷啦！读书有个屁用！多挣银子，还怕不中举人？”读书人叫喊着，不停地挥着拳头。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，都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一位老者哭喊着：“作孽呀，你们不能如此荒唐，要遭报应的呀！”陈敬知道此事非同儿戏，上前拉着位熟人，轻声劝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，官府抓了去，要杀头的！”那人说：“读书人功名就是性命，我们没了功名，情同身死，还怕掉脑袋？你好歹中了，不来凑热闹便是！”

见大家不听，陈敬便跟在后面，只寻熟人规劝。陈敬跟在后面走着走着，

就没想着要回去了。他就像着了魔，脑子里空空的，热热的。读书人抬着孔圣像在街上兜了个大圈子，又回到文庙。孔圣像就是从文庙的明伦堂抬走的，这会儿又抬了回来。孔圣像被放回原位，却因穿着财神戏服，甚是滑稽。有人抓起几文小钱，朝孔圣像前丢去。

突然，文庙外头传来凶狠的吆喝声。回头看时，几十衙役、兵丁手持长棍，冲了进来。衙役和兵丁们不分青红皂白，见人就劈头一棍，打倒在地，绑将起来。读书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早吓得面如土灰。手脚快的逃将开去，也有强出头的被打了个皮开肉绽。陈敬自以为没事，仍站在那里不动。人家哪管那么多，陈敬和那没跑掉的七人，全都绑了去。

人是山西巡抚吴道一叫拿的。他当时刚用过午餐，躺在后衙葡萄架下打盹儿。忽有来人报知，读书人抬着孔圣像在街上胡闹，还把戏台上财神爷的衣服穿在了孔圣人身上。吴道一只恨瞌睡被人吵了，很是烦躁，粗粗问了几句就喊拿人，一边又嚷着叫考官来衙里说话。

吴道一骂了几句，更衣去了签押房。等了许久，衙役送了个名册进来：“抚台大人，这是抓的几个人，一共七个。中间只有这陈敬是中了举的，其他都是落榜的。”

吴道一草草溜了眼名册，说：“就是那个泽州神童陈敬吗？他凑什么热闹！”这时，又有衙役进来回话，说考官张大人、向大人来了，在二堂候着。吴道一没好气，也不怕他们听见，说：“候在二堂做甚？还要等我去请？叫他们到签押房来！”衙役应声出去了。不多时，主考官张公明跟副考官向承圣进了签押房。都知道出事了，也就顾不上客套，脸上都不怎么好看。

吴道一谁也不瞅一眼，低着头，冷脸问道：“你们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张公明望望向承圣，想让他先说。可向承圣只作糊涂，张公明只好说：“我等受命取士，谨遵纲纪，并无半点儿偏私。说我们收受贿赂，纯属中伤！那些落榜的读书人，不学无术，只知闹事！”

向承圣这才附和道：“张大人所言极是！那些落榜的人，把府学闹得乌烟瘴气，还把戏台上财神菩萨的衣服穿在孔圣人身上。”

吴道一不等向承圣说完，勃然大怒：“你们都是皇上钦定的考官，从京城派来的。朝廷追究下来，我要掉乌纱帽，你们可要掉脑袋！”

张公明毕竟也是礼部侍郎，实在受不了吴道一这张黑脸，便说道：“抚台大人，我张某可对天盟誓，如有丝毫不干净的地方，自有国法在那儿摆

着。但是，事情毕竟出在山西，您的责任也难得推卸！您朝我们发火没用，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蚂蚱，得相互担待些才是！”

吴道一仰天而叹，摇头道：“我真是倒霉！好吧，你们快快起草个折子，把事情原委上奏朝廷。先把读书人闹事一节说清楚，待我们问过案子，再把详情上奏。瞒是瞒不住的！”

事情紧急，顾不得叫书吏代笔，三个人凑在签押房里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很快就把折子草拟好了。吴道一把折子看了又看，仍不放心，说：“张大人，您是皇上身边文学侍从，文字上您还得仔细仔细，越妥帖越好。”张公明谦虚几句，抬手接了稿子，反复斟酌。三个人都觉着字字坐实了，才正式誊写清楚。

折子还在半路上，吴道一不等朝廷旨意下来，先把陈敬等人拿来问了几堂，就把朱锡贵给关了。吴道一想尽早动手，为的是把自己撇个干净。朱锡贵并没有招供，但吴道一料定他肯定是与人好处了。张公明和向承圣同此案必定大有干系，只是朝廷没有发下话来，吴道一不敢拿他们怎么办。不妨关了朱锡贵，事后也见得他料事明了。那朱锡贵偏是个蠢货，虽说在堂上不肯吐半个字，进了牢里竟然吹起大牛，说：“我朱某人哪怕就是送了银子，追究起来，大不了不要这个举人了！我朱家良田千顷，车马百驾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！你们呢？闹府学，辱孔圣，那可是要杀头的！”

大约十日之后，皇上看到了折子，立马召见索尼、鳌拜等几位大臣。那日索尼跟鳌拜约着同去面圣，可他俩到了乾清宫外，当值太监只顾悄悄儿努嘴巴，没有宣他俩觐见。忽听里头啪的一声脆响，知道是皇上摔了茶盅。早有几位大臣候在殿外了，他们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。鳌拜抬眼望望索尼，索尼只低头望着地上的金砖。

乾清宫里，太监猫了腰，小心地过去收拾。皇上这会儿眼里见不得任何人，连声喊着滚！太监飞快地收拾起地上的瓷片，弓身退出。

内监吴良辅壮着胆子奏道：“皇上，索尼、鳌拜等几位大臣都在外头候着。”

皇上咆哮起来：“朕不想见他们！前日告诉朕，江南科场出事了，士子们打了考官，大闹府学；昨日又告诉朕，山西科场出事了，孔圣像穿上了财神爷的衣服！今日还想告诉朕哪里出事了？”

吴良辅不敢说大臣们都是皇上召来的，只道：“他们是来请旨的，山西



科场案怎么处置。”

皇上冷冷一笑，甚是可怕：“朕就知道，银子由他们来收，这杀人的事由朕来做！”

吴良辅说：“天下人都知道皇上圣明仁慈！”

皇上指着吴良辅说：“圣明仁慈！朕要杀人！亵渎孔圣的，送银子的，收银子的，送了银子中举的，统统杀了！他们的父母、妻儿、兄弟，还有教出这些不肖学生的老师，一律充发宁古塔！”

五日之后，皇上的谕示便到了山西巡抚衙门。吴道一奉了圣谕，先将张公明同向承圣拿了。又过五日，三位钦差到了山西，一边查案，一边重判试卷。原来皇上虽是龙颜大怒，到底可怜读书人的不易，不能把山西今年的科考都废了，着令将考卷重新誊抄弥封，统统重判。

钦差中间有位卫向书大人，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正是山西人氏。读卷官送上一篇策论，文笔绝好倒在其次，里头学问之淹博，义理之宏深，识见之高妙，实在叫人叹服。卫向书细读再三，击掌叫好，只道这文章非寻常后生所能为。待拆了弥封，方知这位考生竟是陈敬，三场考卷所有考官给他打的全是圈儿。卫向书早就闻知陈敬后生可畏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若依着试卷，解元必定就是陈敬了。

卫向书大喜过望，却又立马急了。陈敬身负官司，遵奉圣谕是要问死的！谁也不敢冒险忤逆圣谕，点了陈敬解元。卫向书心有不甘，反复诵读陈敬的策论，直道这个后生志大才高，倘若蟾宫折桂，必为辅弼良臣。几位同来的考官看出卫向书心思，却也想不出辙来。卫向书爱才心切，暗中打着主意，先不忙着定下名次，想想办法再说。碰巧这日陈敬家的管家陈三金领着大顺找来告状，在行辕外同门人吵了起来。卫向书听说是陈敬家的人，忙招呼下边领了进来。

原来早在陈敬被拿当日，大顺就日夜兼程奔回了老家。那日陈家接到官府喜报不出两个时辰，阖家老小正欢天喜地，大顺突然跑回来，说是少爷下了大狱。老爷闻知，忙吩咐陈三金速去太原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都要保管少爷平安无事。大顺也随陈三金回了太原，老爷吩咐他哪儿也别去，只守在大牢外打探消息。陈三金腿都跑断了，银子也白花了许多，一个多月下来，哪家官老爷的门都没进得去。巡抚衙门的门房是个不讲理的老儿，他每次门包照收，就是不肯进去通报，只说这事儿谁也没办法，皇帝老子

发话了，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，见了巡抚也没有用。陈三金越发害怕，也不敢回去，只在太原呆着，四处打点托人。这日听说京城里来了个清官，便领着大顺来了。

陈三金见了卫向书，话还没说上半句，先扑通跪了下来。大顺年纪小小，毕竟没有见过官的，不懂得规矩，也不知道怕事，嚷着说我们家少爷原先也没有跟着那些读书人去，后来出来看热闹，还劝熟人回去哩！不知怎么着就跟在后面走了。回到文庙时，官府里捉人来了，别人都知道跑，我们家少爷傻里傻气站在那里不动，糊里糊涂就被官府捉了。

陈三金正要骂大顺不晓事，卫向书却摆手问道：“你是跟着陈敬的吗？你再仔细说说看？”

大顺便把发榜那日他是怎么出来玩时看了榜，如何回去告诉少爷，少爷如何发了脾气，如何嚷着要回家去，如何听到外头吵闹又出来劝人，一一说了。

卫向书仔细听着，又再三询问，陈敬说的每句话他都问了。问完之后，卫向书心中有数，忙叫陈三金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找过巡抚大人吗？”

陈三金道：“去了巡抚衙门好多回了，巡抚大人只是不肯见。”

卫向书道：“陈敬案子，皇上下有谕示，我必要同巡抚大人一道上奏皇上才行。你今日午时之前定要去巡抚衙门见了吴大人。”

陈三金很是为难，道：“小的硬是见不着啊！”

卫向书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拜菩萨要心诚，没有见不着的官啊。”

陈三金像是明白了卫向书的意思，忙掏出一张银票，道：“小的知道了，这就去巡抚衙门。”

卫向书把银票挡了回去，仍是笑着，说：“我就是查这个来的，我这里就免了，你快快去巡抚衙门要紧。”

陈三金在卫大人面前像听懂了什么意思，出门却又犯糊涂了。世人都说没有送不出的银子，没有不要钱的官，这话谁都相信。可这卫大人自己不收银子，好像又暗示别人去送银子。他一路上反复琢磨着卫向书的话，很快就到了巡抚衙门。

门房已收了多次门包，这回陈三金咬咬牙重重地打发了，那老儿这才报了进去。吴道一其实早听说陈敬家里求情来了，只是不肯见人。这回照例不肯露脸，生气道：“真是笑话！一个土财主家的管家也想见抚台大人？”

门房回道：“老爷，小的以为您还是见见他。”

吴道一道：“老夫为什么要见他？”

门房道：“小的听陈敬的管家陈三金说，他们家可是有着百年基业。陈家前明时候就出过进士，早不是土财主了，如今他家又出了举人。”

吴道一道：“这个举人的脑袋只怕保不住！好，见见他吧。”

陈三金怕大顺不懂规矩坏了事，只叫他在外头等着，自己随门房进去了。过了老半日，吴道一手摇蒲扇出来了，门房指着陈三金说：“抚台大人，这位是陈敬家的管家，陈三金。”

陈三金忙跪下去行礼：“小的拜见抚台大人。我家老爷……”

吴道一很不耐烦，打断陈三金的话：“知道了！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的意思。你是想上我这儿走走门子，送送银子，就能保住陈敬的脑袋，是吗？”

陈三金哀求道：“求抚台大人一定替我陈家做个主！”

吴道一冷冷道：“皇上早替你们陈家做过主了！闹府学，辱孔圣，死罪！”

陈三金叩头作揖道：“抚台大人，我替我们家老爷给您磕头了！”

吴道一哼着鼻子，说：“磕头就能保头？”说罢就只顾摇蒲扇，不予理睬了。

陈三金掏出一张银票，放在几案上，说：“抚台大人，只要能保住我们少爷的命，陈家永远孝敬您老人家！”

吴道一大怒道：“大胆！你把本抚看做什么人了？不义之财取一文，我的人品就不值一文！门房，送客！”

门房道：“老爷，小的看他陈家也怪可怜的，好好中了举人，却要杀头。”

陈三金又掏上一张银票，道：“抚台大人，请您老人家一定成全！”

吴道一并不去瞟那银票，半闭了眼睛道：“门房，听见没有？”

门房便道：“陈三金，你还是走吧，别弄得我们老爷不高兴。”

陈三金又掏出一张银票，话未出口，吴道一把蒲扇往几案一摔，正好盖住了三张银票，生气道：“门房，打出去！”立马跑进两个衙役，架着陈三金往外拖。

眼看着过了午时，卫向书乘轿去了巡抚衙门。吴道一正闲坐花厅把盏小酌，听得门房报进来说卫向书来了，忙迎了出去。进到花厅，吴道一命人添酒加菜。喝了几盅，卫向书说：“抚台大人，张公明和向承圣是您我共同审的，向他俩行贿的举子共有朱锡贵等九人。落榜的读书人上街闹事，

情有可原啊。”

吴道一敬了卫向书的酒，却道：“卫大人，皇上下有严旨，这些读书人辱孔圣，闹府学，都得杀头！”

卫向书举杯回敬了吴道一，说：“闹事的人中间有个叫陈敬的，他自己中了举，也没有贿赂考官。”

吴道一点头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他就是当年那个泽州神童。他凑什么热闹？好好的中了举，却要去送死！”

卫向书心里不慌不忙，嘴里却很是着急的样子，说：“还请抚台大人三思，这个陈敬杀不得！”

吴道一问道：“他是犯了死罪，又有圣谕在此，如何杀不得？”

卫向书说：“抚台大人，我赶来找您，正是此事。如今重判了试卷，陈敬三场下来考官们画的全是圈儿，应是乡试第一啊！”

吴道一大吃一惊：“您是说陈敬应该是解元？”

卫向书说：“正是！抚台大人，杀了解元，难以向天下人交代呀！”

吴道一把酒杯抓在手里，来回转着，沉吟半晌，说：“那我们就不让他做解元嘛！”

卫向书没想到吴道一说出这种话来，却碍着面子，道：“虽说可以不点他解元，但老夫看他诗文俱佳，尤其识见高远，必为国之栋梁。这样的人如果误在我们手里，上负朝廷，下负黎民哪！”

吴道一说：“卫大人爱才之心下官极是佩服，可是您敢违背圣谕吗？下官是不敢的！”

卫向书想这陈敬的案子吴道一是问过了的，倘若说他断错了案，他必是放不下面子，便道：“抚台大人，只怪陈敬年轻不晓事，他糊里糊涂认了死罪却不知轻重。”

吴道一听出卫向书话中有话，便问：“如何说他糊里糊涂认了死罪？”

卫向书便把大顺说的前前后后细细道来，然后说：“陈敬原是要去劝说别人不要闹事，结果被众人裹挟，冤里冤枉被捉了来。他知道自己没事才站着不动的，不然他不跑了？”

吴道一脸色渐渐神秘起来，微笑着问道：“陈家人原来求过卫大人了？”

卫向书知道吴道一是怎么想的，也不想把话挑明，只反问道：“想必陈家人也求过抚台大人了？”

吴道一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下官愿陪卫大人再问问陈敬的案子。”

第二日，陈敬被带到巡抚衙门大堂重新问案。卫向书心里是有底的，他顺着那日的事儿前因后果问过，陈敬头上就没有罪了。他还劝说别人不要闹事，应是有功。吴道一是收了银子的，又以为自己同卫向书心息相通，并不节外生枝。但毕竟陈敬的名字到了皇上手里，他得具结悔罪才得交差。可是陈敬脾气犟，说自己原是劝说别人，故而混在了人群里，无罪可悔。再说考官收贿已是路人皆知，读书人愤慨闹事也是事出有因，要放人就得把所有人都放了。陈敬拒不悔罪，官样文章做不下去，皇上那里就不好办。卫向书这下真急了，再想不出法子来。陈敬回到牢里，知道其余六个闹事的读书人，也有中了的，也有没中的。他们都感激陈敬仗义，只劝他先保住自己脑袋再说。陈敬只说要死大家死，要活大家活，就是不肯写半个字。

可是过了几日，巡抚衙门的门房突然找到陈三金，叫他快去大牢里把陈敬领回去。陈敬糊里糊涂出了大狱，才知道自己中了解元。再看墙上告示，原来朱锡贵同那六个闹事的读书人，不分青红皂白都问了死罪。又听街上有人传闻，两个考官被押解进京去了。

陈敬经了这牢狱之灾，就像变了个人，回到家里成日闷闷不乐。母亲同妻子淑贤苦口相劝，他总是愁眉不展。三乡五里的都上门道贺，陈敬只是勉强应酬，背人就是唉声叹气。他至今不明白，别人掉了脑袋，他为什么活着出来了。他并不侥幸自己活着，想着那几个问了死罪的读书人，心里就非常难过。只有朱锡贵并不冤枉，考官也并不冤枉。眼看着春闱之期逼到眼前来了，陈敬迟迟不肯动身进京。陈老太爷日日火冒三丈，陈敬仍是犟得像头驴。为着这事儿，陈家终日没谁敢高声说话。

忽一日，卫向书大人着人送来一封信。原来卫大人回山西办差，正好顺道回家省亲，在太原逗留了两个多月。每日都有读书人上门拜访，叙话间卫大人听说陈敬因了这次大难，心灰意冷，再无进意，明年春闱都不想去了。卫大人忙写了信，差人送到泽州陈家。卫大人在信中激赏陈敬的策论和文采，只道他才华超拔，抱负宏远，他日若得高中，必能辅君安国，匡世济民，倘若呈少年意气，误终生前程，实为不忠不孝。读罢卫大人的信，陈敬只觉芒刺在背，羞愧难当。又想这卫大人不把他看成只图一己功名的禄蠹之辈，真是难得的知己。这些日子，爹娘劝也劝了骂也骂了，他却像

邪魔上身油盐不进。这回却让卫大人给骂醒了，他心中愧悔不已，恭恭敬敬跪到爹娘面前，答应速速进京赴考去。

## 二

毕竟时日已经耽搁，转眼就过了正月。这日，陈敬动身赶考去，家人忙着往骡车上搬着箱子、包袱。老夫人没完没了地嘱咐大顺出门小心，少爷是不知道照顾自己的。大顺点头不止，口里不停地嗯着。淑贤突然想要呕吐，忙掏手帕捂了嘴。婆婆看见了，喜上眉梢，上前招呼：“怕是有了吧？”

淑贤低了头，脸上绯红。老夫人又问：“敬儿他知道吗？”

淑贤又摇摇头，脸上仍是红云难散。

老夫人笑道：“敬儿怎么就缺个心眼呢？他怎么还不出来呢？”

淑贤稍作犹豫，说：“我去屋里看看吧。”

陈敬正在书房里清理书籍，三岁的儿子谦吉跟在后面捣乱。陈敬喊道：“不要乱动，爹才清好哩！”

谦吉却道：“爹，我要跟你去赶考！”

陈敬笑道：“你呀，再过二十年吧。”

淑贤进来了，谦吉叫着妈妈，飞扑过去。陈敬望了眼淑贤，并不多话，只道：“不要催，我就来。”

淑贤吞吞吐吐，半日才说：“他爹，我有了。”

陈敬顾着低头清理书籍，一时并没有理会。淑贤站在门口，有些羞恼。陈敬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望望妻子，问：“淑贤，你说什么？”淑贤也不答话，低头出去了。

陈敬收拾好了，跟着父亲去堂屋燃香祭酒，拜了祖宗，这才出门上车。父亲手抚车辕，再次叮嘱：“敬儿，进京以后，你要事事小心啊！”

母亲眼泪早出来了，说：“太原乡试，你差点儿命都送了。敬儿，娘放心不下。”

不等陈敬开口，父亲又说：“你只管自己看书，好好儿应试，半句多余的话都不要说。再也不要像在太原那样，出头鸟做不得啊！”

陈敬道：“爹娘，你们放心就是了。”

冰天雪地，骡车走得很慢。陈敬也不着急，只在车里温书。走了月余，到了河北地界。忽见一书生模样的人肩负书囊，徒步而行，甚是困乏。骡车慢了下来，大顺高声喊着让路。陈敬撩开车帘，看了看这位读书人，吩咐大顺停车。陈敬觉着这人眼熟，忽然想了起来，忙下车拱手拜道：“敢问这位兄台，您可是高平举人张洵学兄？”

张洵停下来，疑惑道：“您是哪位？”

原来十年前张洵中了乡试首名，那年陈敬才十一岁，父亲领着他去了高平张家拜访。陈敬笑道：“学弟泽州陈敬，小时候由家父领着拜访过学兄哩。刚才家人冒犯，万望恕罪。”

张洵大喜，道：“原来是新科解元！您的英雄豪气可是遍传三晋呀！”

陈敬道：“兄弟过奖了！请兄台与我结伴而行如何？一路正好请教呢！请上车吧。”

张洵忙摇手道：“谢了，我还是自己走吧。”

陈敬说着就去抢张洵的书囊，道：“兄台不必客气！”

大顺更是不由分说，拿了张洵的包就往车上放，道：“先生您就上车吧。我家公子一路只是看书，没人给他搭个话，快闷成个哑巴了。有您做伴，正好说说话哩！”

张洵只得依了陈敬，上了骡车，问道：“陈贤弟，您怎么也才上路啊？”

陈敬道：“现在离春闱两月有余，我们路上再需走个把月，难道迟了吗？”

张洵道：“愚兄惭愧，我可是三试不第的人，科场门径倒是知道些。有钱人家子弟，秋闱刚过，就入京候考去了。”

陈敬道：“用得着那么早早儿赶去吗？真要温书，在家还清静些，想那京师必定眼花缭乱的！”

张洵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啊！人家哪里是去读书？是去送银子走门子啊！”

陈敬叹道：“这个我自然知道。不过太原科场案血迹未干，难道还有人敢赌自己性命吗？”

张洵道：“这回朝廷处置科场案确实严厉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巡抚吴道一也被革了职，戴罪听差。可为着功名二字，天下不怕死的人多哪！”

陈敬经历了这回乡试，自是相信这个话的，嘴上仍是说：“我不相信所有功名都是银子送出来的。兄台曾居乡试魁首，三晋后学引为楷模。此次

会考，兄台一定蟾宫折桂，荣登皇榜。”张汧苦笑着摇摇头，仰天而叹。

一日进了京城，径直去了山西会馆。一问，原来会馆里早就客满了。会馆管事是位老者，万分为难的样子，道：“原来是两位解元！都说陈解元不来了，住在这儿的举人每日都在说您哩！”大顺人小，说话办事却是老练，缠着管事的要他想法子。管事的实在没辙，说只有客堂里空着，但那里住着也不像回事。

三个人只好出了会馆，往顺天府贡院附近找客栈去。一连投了几家店，都是客满。原来挨着贡院的店都住满了，多是进京赶考的举人。眼看着天色将晚，见前头有家快活林客栈，陈敬笑道：“我们都到水浒梁山了，再没地方，就只有露宿街头了。”

正是这时，门吱地开了，笑嘻嘻地出来个小二，问道：“哟，三位敢情是住店的吧？”三人答应着，进了客栈。店家忙出来招呼，吩咐小二拿行李。

店家道：“每逢春闹，有钱人家子弟早早就来了，能住会馆的住会馆，不然就挤着往东边住，那儿离贡院近！”

正说话，见一人沉着脸进来了。店家马上笑脸相迎：“高公子，您回来啦！”唤作高公子的鼻子里唔了声，眼都没抬，低头进去了。

店家回头又招呼陈敬他们，道：“三位请先坐下喝茶，再去洗洗。想吃些什么，尽管吩咐！”

茶上来了，店家望望里头，悄悄儿说：“刚才那位高公子，钱塘人氏，唤作高士奇。他每次进京赶考都住咱店里，都考了四回啦！家里也是没钱的，成天在白云观前摆摊算命，不然这店他也住不下去了。我看他精神头儿，一回不如一回，今年只怕又要名落孙山！”

陈敬见张汧的脸刷地红了，便道：“店家，您可是张乌鸦嘴啊！”店家忙自己掌了嘴：“小的嘴臭，得罪了！”

陈敬同张汧甚是相投，两人联床夜话，天明方罢。大清早，陈敬梳洗了出来，听得一人高声读书，便上前打招呼：“敢问学兄尊姓大名？”

那人放下书本，谦恭道：“在下姓李，单名一个谨字！河南商丘人氏！”

陈敬拱了手，道：“在下陈敬，山西泽州人氏。”

李谨顿时瞪大了眼睛，道：“原来是陈敬学兄！您人未到京，名声先到了！先到京城的山西举人说，去年贵地乡试，掉了好些脑袋。都说您为落榜士子仗义执言，从刀口上捡回条性命啊！兄弟佩服！”



陈敬忙摇摇头，说：“李学兄谬夸了！这些话不提了。兄弟见您器宇不凡，一定会高中的！我这里先道喜了！”

李谨却是唉声叹气：“您不知道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早让人家买完了！我们还在这里读死书，有什么用！”

这时，张汧过来了，接了腔：“我家里可是让我读书读穷了，没银子送，碰碰运气吧！”

李谨又是叹息：“可不是吗？我这回再考不上，只好要饭回老家了！”

三人正说着话，一个包袱砰地扔了过来。原来是店家，他正横脸望着李谨喊道：“李公子，没办法，我已仁至义尽了，让您白吃，可不能让您白住呀？您都欠我十日的床铺钱了！我只好请您走人了！”

李谨面有羞色，道：“店家，能不能宽限几日，您就行个好吧！”

店家甚是蛮横，不说多话，只是赶人。陈敬看不下去，道：“店家，这位李兄的食宿记在我账上吧！”

李谨忙捡了包袱道：“陈兄，这如何使得！我还是另想办法去。”

陈敬拦住李谨，说道：“李兄不必客气！只当我借给您吧！”

店家立马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朝陈敬点头笑笑，忙接了李谨包袱送进去了。

陈敬约了张汧去拜访几位山西乡贤，就别过李谨，出门去了。原来卫向书大人在信中介绍了几位在京的山西同乡，嘱咐陈敬进京以后可抽空拜访，有事也好有个照应。正好路上遇着张汧，便说好一同去。两人备了门生帖子，先去了卫向书大人府上。上门一问，才知道卫大人半个月前回京就被皇上点了春闱，如今已经锁院。卫大人料到陈敬会上门来，早嘱咐家里人盛情相待，却不肯收仪礼。再细细打听，陈敬方知想去拜访的几位乡贤都入了会试，照例也已锁院。只有一位李祖望先生，因是前明举人，并无官差在身，肯定在家里的。两人便辞过卫家，奔李祖望府上而去。

照卫大人信中讲的地方左右打听，原来李祖望家同快活林客棧很近。李家院墙高大，门楼旁有株老梅斜逸而出。陈敬上前敲门，有位中年汉子探出头来问话。听说是卫向书大人引见的山西老乡，忙请了进去。这人自称大桂，帮李老先生管家的。两人绕过萧墙，抬眼便见正屋门首挂着一方古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世代功勋。定眼细看，竟是明嘉靖皇上御笔。陈敬心想李家在前明必定甚是显赫，卫大人在信中并没有提起。大桂先引两位